

禮記正義

五

禮記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檀弓第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為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為篇目

禮記義疏

蔣榮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

乃袒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

死立適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居讀為姬姓之姬齊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

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

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

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

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

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 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子游問

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禮 **疏** 公儀至立孫 正義曰此一節

論仲子廢適立庶為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身今喪已檀弓與之為友又非處他邦為之著免故為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賓位而言曰何居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為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為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為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 **注** 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

六十七

禮記義八

二

賈祚

正義曰知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為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經若一在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 **注**

公儀蓋魯同姓 正義曰知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 **注** 去賓至大夫 正

義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人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祔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別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故士舉男女奉尸俛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經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眾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嚮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

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為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伯是謚伯是字也 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 正義曰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故中候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左右就養無方

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

服勤至死

致喪三年

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為制

事君有犯

禮記義八

三

方堅

而無隱

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向言之

左右就養

有方

不可侵官

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為制

疏

事親至三年正義曰此

一節論事親事君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各依文解之 注無犯至幾諫 正義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

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諫也 注左右至

常人 正義曰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從之官位此左右言扶持之謂子在親左相右相而奉持

之云子則然無常人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 注勤

勞至為制 正義曰言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 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為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為制 注既諫至言之 正義曰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後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語稱孔子為昭公諱而稱丘也過者聖人含弘勸獎摩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直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

禮記義八

四

馬春

弑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也 注不可侵官

正義曰案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欒書將中軍欒鍼為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詩欒書棄元帥之任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 注方喪資於事父

正義曰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 注心喪至為制 正義曰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惠故懷哀戚之痛同君喪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

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己有同於親故不為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為恩愛成己故也云而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間為制者無

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

義之間為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眾所同知故云無隱也

季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

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

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冢墓以為宅欲文過吾許其

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疏

季武至之哭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為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武子至孫夙

正義曰案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自見至文過正義

禮記義八

五

李憲

曰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為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吾許至何

居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入葬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何居居語辭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

云何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門居

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

乎曰然禮為出母期父卒子之不使白也喪之

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則安能

自子不能及

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不

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

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記禮所由廢非之

疏

子上至始也正義曰此

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

禮為至服

耳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又云出

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

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

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今子喪出母乎子思

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

而猶哭是喪出母也子思至而汚道猶禮也言吾之

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為出母宜

加隆厚為之著服道汚者汚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

謂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出母禮當減殺則

不為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

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子不能及子猶許也自許不能

及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

此躬之喪拜也

頹順也先拜

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

此周之喪拜也

賓順於事也

三年之喪五其至者

重者尚哀戚自期如

頹至也先觸地

三年之喪五其至者

重者尚哀戚自期如

無容哀之至

三年之喪五其至者

可也孔子至至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躬周喪拜之異

疏

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

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為賓稽顙為己前賓後己各以為頹

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者頹惻隱貌也

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也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

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

穎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願至者也
注黃者至那可 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日期
以下如那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
而后稽顙是那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以孔
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那人既封而吊周人
反哭而吊那以愨吾從周又云那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
葬皆以那周相對故知此亦那周相對也知並是那周喪
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
故知並是喪拜但那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
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
不杖期以下乃作那之喪拜鄭知那先拜而后稽顙周先
稽顙而后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那而后周今拜而后稽
顙文在其上故為那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為周也
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
示不為後也若為後當稽顙而后拜也重耳既在周時明
知先稽顙而后拜者若然士喪禮既是周禮所以主人拜

禮記義八

李光

稽顙似亦先拜而后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為拜
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晉語
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
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后拜即大祝凶拜
之下鄭注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后稽顙即大
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
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
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知齊衰杖用
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為
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若然雜記云三年
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
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
摠屬三年之內熊氏以為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
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用
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賓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
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次不可用也周禮大

祝一曰稽首鄭云頭至地案中候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手也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為頭至手也此答臣下之拜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為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為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既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士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答臣下然燕禮大射公荅再拜者為初敬之為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筭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八曰褻拜者鄭大夫云褻讀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拜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為

禮記義八

八

用也

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為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也其肅拜或至再故成十六年晉卻至三肅使者此肅又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北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

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

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孔子先反當脩

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

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孔子不應以其三三

之以孔
子不聞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脩猶
疏 孔子至脩墓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
治也 之事各依文解之 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

其次降差以兩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
也 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

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 注周禮至士制
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

雖為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
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 曰防墓崩 防地之墓新始

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
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脩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

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 孔子泫然流涕 自 孔子
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

哭子路於中庭 寢中庭也與 有人弔者而天子
哭師同親之

拜之 為之 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自衛來赴
主也 者故謂死之意

狀 使者曰醢之矣 時衛世子蒯聵篡而立子路
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 遂

命覆醢 覆棄之 疏 孔子至覆醢 正義曰此一節論
不忍食 師資之恩兼明子路死之意狀

注寢中至親之 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
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

朋友同故下文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
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 故謂死之意狀 正義

曰案哀十五年左右傳云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
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勇必

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 時衛至怖
衆 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右傳云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
伯姬迫孔悝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

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

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結纓而死 **曾子曰朋**

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

可疏 曾子至哭焉 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則根陳也

朋友相為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

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言其日月欲以盡心

禮記義八 **喪三年以為極** 去已父遠而除

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 **則弗之忘矣** 則之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念其喪則弗之忘矣言曾

而無一朝之患 毀不滅性 **故忌日不樂** 謂死日言忌日不用

舉吉 子思至不樂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

疏 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

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 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

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多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者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 注言其至之屬 正義曰此

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鄭意但言凡附身附棺自足又更云二日三月言棺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家計可使

度則必中棺外物多三月之賒思忖必就故言日月欲見
宜慎也云謂明器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用器
弓矢未邦兩射兩杆槃匝燕樂器甲冑干笮杖笠翬等故
云之屬也 喪三年以為極亡 此亦子思語辭也言服親
之喪以經三年以為極亡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
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竟已身恒
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
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為樂事他日則可
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
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 注謂死至吉

事 正義曰下篇子卯為人君忌日恐此忌日亦為子
卯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吉事不舉之孔

子少孤不知其墓 孔子之父 聊叔梁紇與顏氏之
女衛在野合而生孔子 衛在野

焉不殯於五父之衢 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
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

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 見 欲發問端五父衢
名蓋聊曼父之鄰 行於

其慎也蓋殯也 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
殯引飾棺以輅葬引飾棺以柳

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 妻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
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

得合葬於防 曼父之母與衛 鄰有喪春不相里
在為鄰相善

有殯不巷歌 皆所以助哀也相 喪冠不綏 去
謂以音聲相勸

孔子至於防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

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

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

人無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
外人見輅行路皆以為葬但葬引棺之時飾棺以柳翬其
殯引之禮飾棺以輅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輅故云其

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耶曼
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
子因其所怪遂問耶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
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注孔子至不告 正義曰案史記
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
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
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
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
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摠
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
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誼誼競爲異說恐非經記
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
謂其三女曰鄒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
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
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
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妾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

禮記義八

十二

焉異

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
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
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少之女
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梁紇生子三歲而
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
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妾
生疑難於義非也 注慎當至知禮 正義曰挽柩爲引
無名慎者以慎引聲相近故云慎當爲引云禮家讀然者
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
六引是讀引也云殯引飾棺以輅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
死於道其輅有褙緇布裳帷輅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草
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輅取諸侯輅同
名故飾棺以輅云葬引飾棺以柳翼者案喪大記云君龍
帷黼荒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翼二畫
翼二士布帷布荒畫翼二在上曰荒在 有虞氏瓦棺

始不用薪也
夏后氏聖周
火孰曰聖燒土治以周於

百虞氏上陶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弟子職曰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右手折聖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置翬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言後王之制文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夏后氏聖周
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牆柳衣也凡此

言後王之制文

略未

疏

正義曰此一節

論棺槨所起及用棺槨之差各隨文解之

陶 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

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為木上六位

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為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

為二乾乾為君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今虞氏既造

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槨也繫辭何以

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連言槨者以後世聖人其文既

廣遠探勢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瓦器故引

之證瓦棺 火孰至折聖 正義曰火孰者以弟子職

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聖故知聖是火孰者云燒土治以

周於棺也者謂鑿土為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

治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殤

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喚作工周引弟子職

者證火孰曰聖之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

右手正聖鄭云折聖者即是正除之義 槨大至上梓

正義曰槨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初人上梓亦

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槨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聖

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為非獨聖周而已故不引也考

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翬亦不

引之也 牆柳至制文 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

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

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

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

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

禮記義八

十三

李憲

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摠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翼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摠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聖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為椁替聖周周人棺槨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翼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內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

夏后氏尚黑

以建寅之月為

正物生色黑

大事斂用昏

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

戎事乘驪

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驪牡玄

牲用玄

玄黑類也

殷人尚白

牙色白

大事斂用日中

日中時亦白

戎事乘翰

翰白色馬也易

大五十二小五十五

禮記義八

十四

陳琇

曰白馬翰如

牲用白周人尚赤

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

大事斂

用日出

日出時亦赤

戎事乘駟

駟馬白腹

牲用騂

騂赤類

疏

夏后至用騂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

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上三

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

禮記義八

十五

毛俊

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少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沉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昏時至事也 正義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 爾雅曰駮牡驪牡玄正義曰引爾雅釋畜文駮牡驪牡玄謂七尺曰駮牡者色驪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凡馬皆有驪牡玄獨言駮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駮牡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 玄黑類也 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為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

黑類 注翰白至翰如 正義曰所引易者易賁卦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注云六四巽爻也

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

如設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為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

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者證翰為白色案彼以幹為翰者

以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為幹望經為義以此不同

物萌色亦 正義曰案上勢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

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

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般以萌夏

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

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注文

質雖異般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又也故表記

云虞夏之質般周之文是也 注駮駮馬白腹 正義曰

爾雅釋畜文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駮駮彭彭毛傳云

上周下般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 **穆公之母卒** 穆

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 禮記義八 十六 李良

魯哀公 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 問居喪之禮

之曾孫 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

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子喪父母 尊卑同 布幕

衛也繆幕魯也 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繆也繆讀如絹

久矣幕 或為幣 穆公至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

孫 正義曰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

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 曰哭泣至子達 曾申對穆公

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為哀然故曰

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為母斬是為父父母情同

故蒼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

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

皆同

皆同

皆同

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
幕衛也繆幕魯也者既言齊斬饋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
子諸侯各別以布為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繆為幕者魯
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棹上鄭
云以刺繡於繆幕加棹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
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內以覆棺棹也周公一人得用天
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
不冝異謂魯之諸公不冝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
僭效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
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為穆公說則同也然周
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
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
帳也帟小幕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而
今云天子用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祇謂幄帟之帷
幕不論襯棺自用繆也天子別加斧于棹上畢塗屋此所
陳祇謂襯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

禮記義八

七

王恭

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
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士無覆棺之幕下
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
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 晉獻公將殺

其世子申生

信驪姬之譖

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

言子之志於公平

蓋皆當為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

母弟後立為文公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

之心也

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

曰然

則蓋行乎

行猶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

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言人有父

則皆惡欲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

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

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

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

別氏雖然吾君少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

突懼乃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是以為恭世子

也言行如此可以為疏晉獻至子也正義曰此一

文解之信驪姬之譖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

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於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鳩於

酒寘董於肉董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蓋音

至文公正義曰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乎以蓋非一

故云皆當為蓋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

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辯

辭

子驪姬之

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

既告狐突

疏

禮記義八

六

詩才

云初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
甥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
命太子祭齊姜是蚤卒也使人至而死時狐突謝病
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大子不
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告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
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
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愛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
憂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
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為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
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前此至別氏
正義曰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
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狄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
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此謂僖四年申生將死之時
前謂閔二年伐臯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臯落氏在
晉都之東居在山內臯落氏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
山臯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

禮記義

云狐突別氏狐是惣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
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云叔
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為氏也圖猶至稱

疾正義曰圖謀釋詁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
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
臯落去此不遠知自臯落反而稱疾也既告狐突乃

雉經正義曰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
鄭注封人云綏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
或為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
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

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成廟言行至之有
正義曰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

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
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為恭以其恭順於

父事而已謚法曰恭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

敬順事上曰恭

笑之

笑其為樂速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

子

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又復也

疏

魯人至善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

魯人有朝祥奠歌

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日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為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夫

子至善也

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年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

休已之時夫是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

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

禮記義八

二十

李憲

後月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禮記正義卷第八



禮記正義卷第九

孫氏

孫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縣賁父御

卜國為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

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公曰末之卜也未之猶微

哉言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

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圍人浴馬

有流矢在白肉圍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曰非其罪也

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之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謚士之有誅自此

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疏魯莊至始也正義曰此

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為謚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戰于乘丘者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縣卜皆氏也正義曰知縣卜

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瑣七十二弟子傳有卜商故知皆氏也戎車之貳曰佐正義曰案周禮戎僕

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為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

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為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末微也



哉也言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

二人赴敵而死正義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

縣責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

下明兩人俱死也正義曰圍人至裏肉

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圍是圍人掌馬也云

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

周雖至為爵正義曰知周以士為爵者案掌客云凡

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凡

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

以此云士之有誅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云躬大夫以

上為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

而為此記又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

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躬以上

曾子寢

疾病病謂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曾元

曾申坐於足元申曾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

成人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篲與華畫也篲謂

禮記義九

圍人

正義曰

案掌客云

凡介行人

命者五公

以此云士

而為此記

士也士冠

禮是周禮

而云古者

故知是躬

以上

曾子寢

疾病

二

正義曰

知二人者

以卜國被

責

圍人至裏

肉

正義曰

知周以士

為爵者案

掌客云凡

介行人宰

史皆有殮

饗餼以其

爵等為之

毛端

隅坐

不與

華畫也

篲謂

童子

隅坐

而執燭

不與

華畫也

篲謂

童子

隅坐

而執燭

不與

彼童子也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之德 細人之愛人

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斃什也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

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疏 曾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

解之華畫至為刮 正義曰凡繪畫五色少有光華

故云華畫也云箒謂林第者爾雅釋器云箒謂之第云說

者以皖為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皖

為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皖然好故詩云皖然黃鳥傳云

現皖好貌是也云字或為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皖字為

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為刮未之能易已病故也

正義曰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卧既病之後當須改正

以已今病氣力虛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

乃更驚駭禮記義九 曾子至覲也正義曰知齊嘗聘以為

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

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

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

成已之德

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斃什也

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華畫至為刮

未之能易已病故也

知齊嘗聘以為

三

禮記義九

知齊嘗聘以為

知齊嘗聘以為

知齊嘗聘以為

知齊嘗聘以為

知齊嘗聘以為

知齊嘗聘以為

知齊嘗聘以為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

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疏

始死至廓然 正義曰此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為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怛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 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數愷日月若馳之速也 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

自戰於外陘始也

戰於外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

禮記義九

四

陶產

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鮒始也

於

臺鮒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孤鮒時家家有喪髻而相弔去纏而紒曰髻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上之妻則疑 邾婁至始也 正義曰此一度與皆吉筭無首素總 **疏** 節論二國失禮之事 **戰**

於至招魂 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外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

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

邾小蠹蠱有毒而况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外陘是也 **疏** 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

胃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

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招魂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連言死傷以

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

正義曰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郕臧紇救

郕侵邾敗於狐駘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左傳

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

年七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朱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朱儒云去纒而紒曰髮者案士冠禮纒廣終幅長六

尺所以緇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吊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吊於命婦錫衰命婦

吊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吊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吊服無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

周禮司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錫衰為上總衰次之疑衰為下案喪服大夫吊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吊必皮弁錫

衰則君吊大夫大夫相吊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總衰疑衰天子吊諸侯皆以總衰吊大夫士以疑衰若

諸侯吊大夫以錫衰吊同姓之士總衰吊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總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

相吊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吊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總衰為吊服者以總衰是士之喪服不以

吊也故注喪服云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吊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吊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

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吊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為士妻吊服疑衰必知吊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

乎故也云皆吉筭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子女

夫子誨之髮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

誨教也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

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疏

南宮至八寸與笄總之法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為舅姑服髮辭也南宮緇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髮法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者上爾為女

下爾語辭言期之髮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髮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髮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為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

南宮至兄女 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闕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閱生南宮緇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

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 正義曰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龍從兮石嵯峨則龍從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

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高廣也

總束至八寸 正義曰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禮記義九

六

李倚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可矣

加猶踰也

孟獻子至等矣 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

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

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

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日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日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縗是月禫徒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閒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日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日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二十八日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日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日大祥十五日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閒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閒謂閒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閒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縗是月禫徒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縗冠

禮記義九

七

李良

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日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徒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日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卜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遷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日也戴德喪服變除

禮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日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聖室復殯官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正義曰知者案襄五年經書仲孫蔑會吳于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是孟獻子為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為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

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十日而成

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禮記義九

八

李信

至笙歌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 十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

聲音曲諧和也 注五日至以氣 正義曰此者解先彈琴後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

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

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紉

若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

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為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組為纓也 注譏其至有若 正義

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紉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編冠素紉者玉

藻文素紉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案玉藻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為纓則

當以玄色為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絢纒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絢純纒屨黑絢純純鄭注屨人云絢屨頭飾纒是縫中紉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纒純也

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也
畏
人或時以非罪攻已

厭
行止危險之下
溺
不乘橋船
疏
死而至厭

曰此一節論非理橫死不合弔哭之事 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已已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玄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也 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為崩墜所厭殺也 溺謂不乘

禮記義九

九

趙通

橋船而入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為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繫宗魯事孟繫是時齊豹欲攻孟繫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繫及孟繫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繫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

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

忍也
行道猶行仁義
子路聞之遂除之
疏
子路至除之 正義

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甲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

姊妹發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
大公所封於營丘

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齊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

也五世之後乃葬
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本
言其似禮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

首仁也
正丘首正首
正義曰此一

大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

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

先王所制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以

禮記義九

十

趙通

禹愛樂其王業所由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

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

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丘首謂狐之死正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

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

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

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己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

正義曰知留為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至營丘

毛傳云師大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岳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為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

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大公之外為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適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為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為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禮記義九

十一

毛端

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 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

也夫子曰嘻其甚也 嘻悲恨之聲 伯魚聞之遂除之

疏 伯魚至除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 **疏** 悲恨之聲 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

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二月祥十五日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 舜葬於蒼梧之野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 蓋三妃未之

從也 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凡合十二人春秋說云

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三以定尊卑季

武子曰周公蓋附

附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 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為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 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附葬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言爵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為疑辭

禮記義九

十一

余政

至為郡 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是為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二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為郡名也

至尊卑

正義曰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嚳篇云

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郃氏之女曰姜嫄生

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

都生堯次妃陳氏之女曰常宜生帝嚳崩帝嚳即位

擊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嚳之文稷為堯之異母弟也及

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為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歷序之文以為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

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為取妻是絕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為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為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妻生微子後立為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疏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也

見曾至適室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為

正義曰案上

禮記義九

十三

高彥

易簣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簣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為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閒為窆于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為謙無甸人掘坎為窆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許其口習

故

疏

大功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

也 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

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楊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為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

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開禮教故子思聖人之淵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丞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况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焉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焉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
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

也死之言漸也事卒焉終消盡焉漸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今日其庶幾乎
言易成也

子張至幾乎 正義曰此節論子張將終戒其子之事 子張病困召子申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為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為死無

禮記義九

十四

功名可錄但形骸漸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 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

翼也言吾若平生為惡不可幸異為君子之人吾即平生以善自脩今日將死其幸異為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

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 申祥至孰是 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申元同故

知子張子也云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大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大史官脩史未成而卒其子遷

續成史記作仲丘七十一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

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未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
莫其餘閣也與
不容改新閣 皮藏食物

疏 曾子至也與 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莫之所用之事 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以

為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外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

注不容改新閣度藏食物 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令奠酌不容

方始改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

禮也 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 **子思之哭嫂也**

為位 善之也禮 **婦人倡踊** 有服者娣姒婦 **申祥之**

哭言思也亦然 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

疏 曾子至亦然 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為位哭之禮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為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

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

禮記義九

十五

李信

是亦如子思也 **位謂至為也** 正義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為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為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者謂庶人微賤

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為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為原憲字子思若

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

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 **娣姒婦小功倡先也** 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娣

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釋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婦年之長

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

宣公弟叔盱之妻是弟妻為妯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謂諸姑曰長叔妯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妯是伯華之弟叔盱之妻是亦謂弟妻為妯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子和女是倡為先

疏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為位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

禮云壹哭而已不為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為橫

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解時人之惑

冠 古者至古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房以上也縮直也房以上質吉凶冠

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褊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 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直縫但

多作褊而并橫縫之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褊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

禮記義九

十六

李

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

吉凶冠 **曾子謂子思曰似吾執親之喪也水** 同從縫

將水不入於口者七日 言己以疾時 **子思曰先** 禮而不加

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

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將水不

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為曾子言難 **疏** 繼以禮抑之

曾子至能起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 曾子謂子思似誇己居親之

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將水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己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

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
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

繼也難為曾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

功輕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而可聞之恒晚

乎以己恩疏曾子至可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曾

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

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

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

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

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祇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

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伯高之喪伯高死時

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禮記義九伯高死時

何國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冉子攝束帛乘

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子孔子曰異哉徒使我

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疏伯高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

冉子孔至貨也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

也攝猶貨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貨之以束帛乘馬

而行禮孔子曰至伯高孔子既聞冉有貨之行禮故

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徒猶至傳

平正義曰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

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

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帛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

盛有帛禮若孔子重遣人更帛即彌為不

伯高死於衛

禮記義九

十七

李光祖

赴於孔子

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

孔子曰吾惡乎哭

諸

以其交會尚新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

廟門之外

別親疏也

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

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別輕重也

於野則已疏於

寢則已重

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

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

遂命子貢為之主

明恩所由

曰為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於異

正

疏

伯高至拜也各依文解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別親疏也

正義曰兄弟親父

禮記義九

十八

李良

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躬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

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

別輕重也

正義曰

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己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己故哭之在正寢此謂躬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

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為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

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為野哭也

曰為至拜也

夫子既命子貢為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

知之人為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

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

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

子貢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

謂也為記者正曾子所云

疏曾子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

食美味之事為記至薑桂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

而云為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為薑桂之謂也

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子夏喪其子而

自解乎故以為記者正曾子之言

喪其明明目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明則哭之痛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

無罪也怨天罰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

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

禮記義九

十九

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

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

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

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

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

商魏人也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

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

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

師自為談說辯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

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也

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夫晝居於

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夜居於外吊之可也似有

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

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疏**夫

至於內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註**大故謂喪憂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吊之

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福故此

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

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聖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非致至於內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

禮記義九

二十

李良

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齋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正寢之中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齋不居於內致齋在正寢疾則或

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眾所共知不須問也比齊在

內祭統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高子臯之執親之

喪也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

言笑君子以為難言人不**疏**高子至為難正義

之微能然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註**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臯言泣無

聲如血出正義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注言笑之微

正義曰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

人之尚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

而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君子以為難君子

以為高柴所為凡人難可為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

為大笑今高柴恒能如比餘人不能故為難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

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

以服勤為褻喪服邊偏倚也

疏衰與至服勤正義曰此一節論

服不得為褻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

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當猶應也物謂

外縵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麤

不應廣狹乖法便為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

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

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

既不倚斬重不言亦可知也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

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為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

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前日君所使舍己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賻助喪用也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

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

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

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

子惡夫

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禮記義九

二十一

李良

至行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 前曰君所使舍己 正義曰知非舊

所經過主人必以為君所使舍己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為東道

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為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為君所使舍己者 賻助至日驂 正義

曰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為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

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驂馬曰驂者說文

云驂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駟騶是中駟驪是驂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

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

驂馬也 子貢至行之 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

禮記義九

二十二

李

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為之出涕既為出涕當有厚施惠子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

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

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贈賻故說驂賻

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

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

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 子貢曰

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

疑 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 子貢曰豈若速

疑 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

子貢曰豈若速

反而虞乎

疾速

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

也哀戚本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

饋遺也

孔子出受

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彈琴以散哀也

疏

孔子至行也

正義曰此一節

論喪禮以哀戚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

正慕謂至還然

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

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

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在傍徨不進今

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

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

足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

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

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

禮記義九

三三

李良

二三子亦皆尚右

微孔子也

孔子曰二三子之嗜

學也

嗜

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

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疏

孔子至尚左

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

尚至陽也

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

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

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孔子蚤作

起作

負手曳杖消搖於門

欲人之怪已

歌曰

泰山其頽乎

泰山眾山所仰

梁木其壞乎

梁木眾人所放

哲

人其萎乎

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不萎

既歌而入

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

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故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入夫子

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

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

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己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

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

禮記義九

二十四

李用

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

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

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那家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

人知疏孔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

之意狀各依文解之欲人之怪己正義

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

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己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

梁木衆木所放正義曰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利孔曰放依也

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已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二詩云無

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

正義曰君子尋常不自當尸已歌而入即當尸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

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頽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摠云吾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急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摠云吾將安放

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宿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為主猶尚西階以為賓客故言猶也

也那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

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然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

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至明堂具

解言奠者以為凶象 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

孰誰至將死 正義曰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觀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

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

莊子意在無為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

改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禮記正義卷第九

禮記正義卷第九

禮記正義卷第九

禮記正義卷第九



